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文库」

本乡本土

刘玉堂 /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文库」

本乡本土

■ 刘玉堂 /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 ·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乡本土 / 刘玉堂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9.4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文库)

ISBN 978-7-5488-3672-8

I. ①本…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6512号

本乡本土 / 刘玉堂著

出版人 崔刚

总体策划 / 责任编辑 / 装帧设计 戴梅海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²⁵⁰⁰⁰²

网址 www.jnpub.com

电话 0531-86131726

传真 0531-86131709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济南龙玺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0×230毫米 16开

印张 7.25

字数 107千

版次 201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49.00元

发行电话 0531-86131730/86131731/86116641

传真 0531-8692207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刘玉堂，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协会员，曾任山东作协副主席，现为山东作协顾问。

自 1971 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作品 500 多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钓鱼台纪事》《滑坡》《温柔之乡》《人走形势》《你无法真实》《福地》《自家人》《最后一个生产队》《县城意识》《乡村情结》《一头六四年的猪》《山里山外》《刘玉堂幽默小说精选》，长篇小说《乡村温柔》《尴尬大全》，随笔集《玉堂闲话》《我们的长处或优点》《好人似曾相识》《戏里戏外》《所以说》等。作品曾获山东泰山文学奖，上海长中篇小说大奖，齐鲁文学奖，山东优秀图书奖，山东新时期农村题材一等奖，及《中国作家》《上海文学》《萌芽》《鸭绿江》《时代文学》等数十次省级以上刊物优秀作品奖，其随笔数十次获全国报纸副刊协会及省级报纸副刊协会奖。

刘玉堂被评论界称为“当代赵树理”和“民间歌手”，他的作品大都以山东沂蒙山农村为背景，描写农民的善良和执着，显现出来自民间的伦理、地域的亲合力和普通百姓的智慧与淳朴。他的语言轻松、幽默，常让人会心一笑。有关刘玉堂本人及其创作，著名作家李心田曾有诗道：

土生土长土心肠，专为农人争短长。
堂前虽无金玉马，书中常有人脊梁。
小打小闹小情趣，大俗大雅大文章。
明日提篮出村巷，野草闲花带露香。

乡村渐远 记忆永存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文库·刘玉堂专辑总序

刘玉堂

这套书里收录了我最深刻和最坦诚的记忆。

也是无论何时拿出来，我都不会为之脸红和惭愧的文字。它们记载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段落，一片乡土的昔日，一种记忆的珍藏，或许没有美丽的田园牧歌，但有一种亲历者转述时的恳切。

国之虽大，无非两处所在：一是城市，二是乡村。国人虽众，亦分两群：一是城里人，一是乡下人。我是城里的乡下人。乡下人的习性和格局，注定了我只能紧紧抓着那些真正属于自己血脉里的东西。

本雅明评价《追忆似水年华》时说：世上有一种二元的幸福意志，一是赞歌形式，二是挽歌形式。前者容易辨认，但往往显得肤浅；而后者则往往被理解为苦役、患难和挫折的变体。我认同，所以也努力把这些文字编织成尽可能温情的乡土挽歌。

故而我写苦涩中的温情，无奈时的微笑，孤苦中的向往；有时干脆就是直接捧出一束未经任何加工的原汁原味的野草闲花献给你。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故事，是我自觉追求并努力实践着的。

大概十多年前，儿子新婚，依照家乡习俗要上喜坟。带儿子儿媳回乡，却找不到他爷爷奶奶的墓地。我无法描述彼时彼境，毕竟不知不觉间，我也很久不曾回到家乡了。所以，除了进入回忆和文字，否则我们绝无可能再回到那片我们一直赞美过的故土与时代。

人类的记忆又有很强的过滤功能。年代久远，许多痛苦甚至悲伤的事情会被过滤掉，留下的多是美好与温馨。“上山下乡”的知青故地重游，未必真的想重回当年的岁月，而是出于一种对青春岁月的留恋。

进入城市，或许才真正是几千年乡土中国的必然结局。中国乡土的昔日，其实没有什么美丽的田园牧歌，所谓的乡愁，可能也只是今日在城市中的我们，对记忆的美化，或者并不曾长在乡土之中的人们的臆想。

这也就不断提醒我们一个命题：如今的乡土文学应该怎么写？对此，我不能提供一个可期待的角度。但无论何时，我都偏执地认为，这种写作一定是面对自己的，充满诚意的，绝对不会丢弃审美与反省的。同时，这种写作应该赋予苦难以温情，而不是赋予苦难以诗意，至少保有一副写作者正常和普通的心肝，如果再有那么些许的使命感，就更好了。无论时代多么繁花似锦烈火烹油，小日子、小人物，活着，微笑着的众生，才是最值得我们保存和记录的。

最后，乡村要复苏，必然要抛弃传统的农耕方式和生活模式，而这些原本是乡村记忆的核心组成部分。乡土又是文明的缩影，即使我们远离村庄，依然也无法改变传承下来的行为方式。所以，我们永远是城里的乡下人，永远会记得起乡愁。但我们的后代可能不是，乡愁亦将与之无关。

乡村正在渐行渐远，如果有那么一天，曾经生养过我们这些人的乡土归于消逝，我还是天真地希望，这种消逝带着温情和平静，而所有关于乡土的记忆，则长久地保留下来。

亦希望，乡民的后代们进入城市，仍愿意读取先辈们性格中温情脉脉的那一部分记忆。

这是我不离不弃的期冀，而记录它们，则是不离不弃的事业。
是为序。

2018-7-31 / 于济南

目 录

第一章 本乡本土 / 1

第二章 东北故事 / 34

第三章 追踪一个作家 / 67

第四章 钓鱼台纪事 / 85

第一章 本乡本土

一九八四年春天，沂蒙山区搞机构改革实行社改乡。钓鱼台乡新任乡长肖英觉得文件传达了，大伙儿都知道了，工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到时只是换换牌子就是了，而且别的地方也都在改，就没拿着当回事儿。不想换牌子的那天一大早，肖英一上班就见乡政府的门口被钓鱼台当庄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且锣鼓齐备，鞭炮待点，连她大姑子姐刘玉贞也来了。她问刘玉贞：“你们这是干吗呀大姐？”

刘玉贞说：“不是说今天换牌子呀？”

“是啊，换牌子怎么了？”

“大伙儿是想来庆祝庆祝，你当乡长了，庄上的人还能不给你助助威长长脸啊？当初你妈在这里当乡长的时候，大伙儿也是来庆祝了的。”

肖英就有点小感动，同时也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你这么亲戚里道地一庆祝，就让人家觉得我这个乡长是给咱自己当的似的。但刘玉贞一脸庄重，肖英就不好把这层意思说出口来。肖英也知道钓鱼台人看重礼仪喜欢热闹，找个引子就热闹一番，心也是好心，庆祝庆祝就庆祝庆祝。当她把“沂北县钓鱼台乡政府”的牌子在掌声锣鼓声鞭炮声中挂到原公社大院儿门口的时候，她就注意到在场的五十岁上下以及这个年龄以上的钓鱼台人，都眼泪汪汪的了。过后她就理解，乡政府的牌子连同挂牌子的人，使他们想起她妈妈曹文慧当乡长的时期，想起刘玉贞办识字班的时期，想起当年拿着结婚证书幸福而羞涩地从挂着这块牌子的门口进去或出来的情景，想起拿着户口本儿来这里填上一个新的小成员的情景……肖英让这气氛感染得也有点激动了。

这种场合自然就少不了刘乃厚、韩富裕、刘玉华他们。刘乃厚说：“还是叫乡长好听，一样的官儿，叫那个主任社长的总觉得不如乡长大一样。”

韩富裕说：“那当然，看把玉贞大姑激动的，眼泪都下来了，就跟她自己当了乡长样的！”

刘玉华说：“她要不是目光短浅，县长也早当上了，关键是这个农民意识啊，半截儿革命派呢！”

这时候，刘玉贞就从衣襟底下的兜儿里掏出两盒烟卷儿悄悄塞给肖英，示意她散给大伙儿，嘱咐她：“刘曰庆大叔也来了，你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肖英就跟新媳妇似的一边散着烟一边过去跟刘曰庆打招呼：“大叔来了？”

刘曰庆说：“这么大的事儿还能不来，玉霄咋没回来？”

“他不知道，我没告诉他！”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告诉他？”

肖英笑笑：“这算什么大事儿？”

刘曰庆就说：“你这话我不愿意听，当乡长了还能不是大事儿？那年我去北京开劳模会的时候到你家串门儿，你才这么点儿呢！如今连乡长也当上了。就是那回你妈领着我去逛动物园，有个狗熊给我打敬礼，咱寻思虽然当上了劳模，可也不能骄傲自满，就给它还了个礼，咱一还礼不要紧，那狗熊还要过来和我握手呢，好家伙……”刘曰庆上了年纪，特别能啰嗦儿，肖英要是还听他啰嗦儿，那就半天下不来，她也知道他下边要说什么，无非是要提醒你注意个谦虚性什么的。她刚要脱身离开，刘乃厚过来了。刘乃厚猴猴着个脸说是：“小婶子，你跟俺姥娘当乡长的时候一模一样哩！”说着问刘曰庆：“是吧，大爷爷？”刘乃厚五十多了，仍然长着个孩子脸，脸上带着谦恭和讨好的表情。肖英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他叫小婶子叫得很不自在。

刘曰庆说：“那还用说！以后在公众场合不要管肖英叫小婶子，讲礼貌也不注意个分寸性儿，年纪也不小了。”

刘乃厚说：“当庄当院的叫乡长怪生分不是？”

刘曰庆就说：“公家的职务还管你生分不生分？该怎么叫就怎么叫！”

孩子们在争抢着落在地上的未响过的鞭炮，锣鼓还在敲着。刘乃厚转悠转悠突然就来了一嗓子：“别敲了，都别敲了，刘乃武！说你呢！不让你敲嘛还敲！也别说话了，下边儿请乡长讲话！”

肖英一下子愣了。她一点儿准备也没有，根本没打算讲什么话，而且要讲话也不需要他来主持。但大家都不吭声了，等着她讲，她脸

憋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是：“都忙、忙去吧！天怪早，小、小麦也该浇了。”

人们就陆续散去了。

肖英怎么也不明白刘乃厚当时为什么要来那么一嗓子。事后她跟刘玉贞说起这事儿：“这个乃厚是干吗呀？弄得别人怪尴尬的，以后在公众场合他要三不知地就这么来一下，我还有法儿工作吗？”

刘玉贞说：“这个私孩子是显能呢！他从年轻就特别愿意主持个会什么的，没他的事儿他也在旁边瞎啰啰儿，人越多他越显能！”

之后，刘玉贞见着刘乃厚的时候说了他一顿，刘乃厚就说：“您别生气大姑，我当时忘了，我寻思是咱自己庄上开会哩！”

肖英在她妈还没结婚的时候，就让她妈把将来可能有的她许配给了村长刘玉贞的弟弟。当时曹文慧与刘玉贞说的是玩笑话儿，不想后来就成了真的。

由土改工作队队长改任乡长的曹文慧，几年来一直住在刘玉贞家里。两人领着钓鱼台的人们闹土改、搞支前、办识字班，结成了亲姐妹般的友谊。

战争把沂蒙山的姑娘留大了。战争一结束，全国一解放，那些支前的参战当中的一部分回来的时候，钓鱼台及附近的村里一下出现了一个谈对象和结婚的高潮，几乎家家都在办喜事。钓鱼台乡政府结婚登记证的存根一天能积好几本。这东西很容易传染的。曹文慧自己也有点沉不住气了。这天她买了一瓶酒回来，一进门就说：“给我杀只鸡！”

玉贞问她：“来客了？”

“没有，咱自己喝、自己吃！”

“是你的生日？”

“让你杀你杀就是了，什么生日不生日？我当乡长的喝点酒吃只鸡还要等到过生日？”

“当了乡长开始骄傲自满了呢！”

“让你杀只鸡你疼得慌了？你不杀我走了！”

玉贞见她有点认真，就乖乖地杀鸡去了。

曹文慧根本不会喝酒，喝着喝着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很狂，笑过之后又呜呜地哭了，哭得很伤心，一边哭还一边骂：“操你个娘的肖一雄啊，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啊，你活着不来个信死了不通个知，纯粹坑你姑奶奶我呀！”

玉贞第一次看见大乡长披头散发鼻涕一把泪两行的疯疯癫癫的样子，第一次听她这么沂蒙山味儿的骂人，这便知道了她的许多事情。

曹文慧是苏北人，是金陵大学水利系的肄业生。一九四五年，她听说沂蒙山区解放了，就和她的同学肖一雄通过地下党来沂蒙山参加了八路军。之后他上了前线，她则留下来做了地方工作。再往后肖一雄就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去了。

“哗——”曹文慧吐酒了。“哇——”刘玉贞那三岁的弟弟吓哭了。曹文慧就老娘们儿似的抱着他也哭了：“我的个儿呀……”

曹文慧年龄大了些，特别喜欢孩子。她给玉贞的弟弟起名叫“如肖”，刘玉贞不同意，勉强叫成了“刘玉霄”。曹文慧晚上经常让玉霄跟她做伴儿。有天晚上，她突然醒了，醒来之后发现她的乳头儿正在小霄嘴里咂着，另一个则在他的手里抓着。她意识到醒来的原因，朝小霄屁股上打了一下。他“哇哇”地哭起来没完，她又赶忙把乳头儿塞到他的嘴里了，她点着他的额头：“你这个小坏蛋，小冤家呀！”

曹文慧有时候胡思乱想，说话大大咧咧，她跟玉贞说：“让小霄给我当儿子吧！”

刘玉贞说：“那怎么行，我就这么一个弟弟，给你当女婿嘛还差不多！”

“行，只要我以后有女儿！”

又过两年，肖一雄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了，他来钓鱼台找曹文慧。两人见面百感交集，哭着叫着地抱到了一起。一会儿，他把她放开了，他看见她的床上睡着个男孩儿，他的嗓音陡地变了：“这是谁的孩子？”

她有意急急他：“我的！”

他的脸色变得吓人：“你的？”

“不是我是谁的？这么多年也不来个信，谁知道你是死是活？”

肖一雄气急败坏地就要走，刘玉贞一下进来了。她在门外已经站了一会儿了。她听文慧越说越不像话，就说是：“你是肖大哥吧？文慧姐是吓唬你哩，那是俺弟弟！”

曹文慧笑得直不起腰来：“我就是急急这个×养的！”

肖一雄嘿嘿了两声，就拿糖给玉贞和小霄吃。

肖一雄个子很高，背有点驼。他和曹文慧村里村外地散步的时候，戴着一种风镜样式的墨镜，他那个墨镜就让刘乃厚很崇拜。刘乃厚说：“这个么儿是千里眼吧？打个枪放个炮了什么的，那就格外准！”

曹文慧给肖一雄介绍：“这就是那个十四岁就当村长的刘乃厚，老革命啦。”

刘乃厚说：“主要是在曹乡长的领导下，做点具体的地方工作。”

曹文慧说：“嘿，还怪会说话呢！”

肖一雄就把那个墨镜给了他：“送给你吧！”

刘乃厚受宠若惊：“军事物资也能送人？”但还是接着了。

刘玉贞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扎了席棚，装饰了红绸子，挂上了毛主席像。曹文慧和肖一雄就由刘曰庆书记主持着，举行了个简单的婚礼。当然就向毛主席像鞠了躬，还夫妻对拜什么的。他两个鞠躬的时候，刘乃厚在旁边儿抢着咋呼：“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下边请党支部书记刘曰庆同志讲话！”刘曰庆让他啰啰儿得有点恼，但也不好发作，就说是：“这是个革命化的婚礼定、定了，以后再有结婚的，就按这个章程来，新社会讲究个新风、风尚嘛，啊，但也不能胡啰啰儿，要注意个礼貌性！”

酒席也是请了的。刘玉贞让韩富裕杀了两只羊，大锅那么一煮，大伙儿连吃加喝的就都脸上红扑扑的。刘玉贞忙里忙外地张罗，跟家长似的。当肖曹二位从她家出来，入了乡政府大院儿的洞房的时候，刘玉贞就掉了眼泪。

肖一雄在钓鱼台待了五天，临走要把曹文慧带走，曹文慧不干，说是：“跟你干啥去？当随军家属？你的工作是工作，我的工作就不是工作了？想得你娘的倒美！”

肖一雄嘿嘿着：“你变粗野了！”

“你不粗野，头天见面还没登记你他娘的就……”

“你小点声！你这个大嗓门儿是什么时候学的？”

肖一雄走了之后，留给钓鱼台人突出的印象是：文文绉绉，很讲卫生。他每天早晨都要到紧挨着钓鱼台的那条小河去刷牙洗脸，脖子上搭着印了“最可爱的人”的那种白毛巾，还做伸展运动什么的。他看手表的姿势也很文雅，一只手翻开另一只手的袖口，戴手表的那只手就做着女演员们经常做的那种莲花状。钓鱼台那个神神道道的何大能耐就说：“这种人一看就是只能生女孩儿的人，生不出男孩儿。”

曹文慧二十八岁结婚，婚结得晚了些，爱的方式有点变形。虽说她没跟他去，但他们都疯狂地补偿着久别后的感情，贪婪地享受着爱情的乐趣。还真是让何大能耐说准了，两人穿梭般地你来我往，结果在他们

婚后的五年中，曹文慧接连生了三个女孩儿，第一个即是肖英。

这时候的曹文慧，有着一一种少妇的美。她漂漂亮亮，风风火火，操着地道的沂蒙山方言，既能吃苦，也能说粗话，威信就很高。人们把她当作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典范，以她为标准衡量其他的和后来的干部，稍微不如她，就说是：“这样的人给曹文慧提鞋也不够格。”后来当肖一雄调到北京某军事学院干教务长的时候，曹文慧也调去了。她在一个国家机关的业务部门就沿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的台阶熬了上去。

刘玉贞说“刘乃厚这个熊孩子爱显能，从年轻时就特别愿意主持个会什么的，没他的事儿他在旁边儿也胡啰啰儿”是一点儿也不假的。肖英第一次来钓鱼台的时候就曾领教过。

一九六六年冬天，肖英和另外三个要好的同学来沂蒙山串联，在钓鱼台住了几天。当时刘乃厚在大队当保管员，见了肖英她们特别热情、周到，透着经常接待公家人儿样的一种熟悉和干练。还不失时机地给肖英她们讲他当年跟日本鬼子做斗争的灵活性儿。还张罗着要杀狗给她们吃，结果和肖英一起来的有个叫继红的还吃坏了肚子，并对刘乃厚的过分热情产生质疑。

当时，刘乃厚还向她们请教农村“文革”怎么搞的问题，说是：“到处都轰轰烈烈，就咱这里死气沉沉，还是个事儿来，搞不好就让社会主义甩个十万八千里！”

那个继红就说：“关键是钓鱼台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呀！”

刘乃厚很感兴趣：“你说怎么揭？”

继红说是：“十六条规定得很明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要围绕着这个重点揭了！”

刘乃厚说：“这么说是揭刘曰庆喽？他连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都不知道，他怎么走？”

继红说：“就算是资本主义道路他不走，阶级阵线的问题就清楚了？”

刘乃厚说：“那还能不清楚？”

继红还很耐心，循循善诱：“我们到你家去的时候，发现你家的房子漏雨是不是？”

刘乃厚说：“是有点漏不假，你看得还怪仔细哩！”

继红说：“你提一桶水从地富反坏家的屋脊上倒下来，看看他们家的房子漏不漏，若是都漏，自然没话好说，若是他们家的房子不漏

贫下中农的漏，那就是阶级阵线不清。”

刘乃厚寻思寻思有道理，提起一桶水就往地富反坏家倒去了。倒得那几家鸡飞狗跳，庄上的人也都不明奇妙。

刘乃厚拣着有代表性的倒了那么几家回到大队部，就听那几个女学生正在吵架，他一走近，她们不吵了。他问肖英：“怎么了？”

肖英余怒未消地说是：“没什么！”

刘乃厚打着哈哈说是：“操，还都漏哩，只是漏的程度不同罢了。”

继红脸红红的就再也没吭声。

那几个女学生吵架后的第二天，四个人分了两帮，继红跟另一个女学生走了，肖英带着一个同学住到刘玉贞家去了。钓鱼台的人这才确定这个肖英还真是曹文慧的女儿。

若干年后，肖英有一次跟刘玉贞的弟弟刘玉霄谈起这事儿，说是：“这个沂蒙山啊，真是块让人负疚的土地，你只要跟它一沾边儿，就忘不掉它，就永远觉得对不起它。”

再过几年，时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肖英就来钓鱼台下乡了。她在下乡期间将刘乃厚那个兔唇儿的儿子领到北京做了手术，给补好了。以后那个兔唇儿就保镖似的整天围着肖英转。肖英去打水，他给她拧辘轳；肖英去看电影，他提前给她占座位；肖英当民办教师，他在班上维持秩序。他补好了兔唇儿才上学，个子不矮竖插着，有哪个孩子惹肖英生了气，他嗷地就来上一嗓子：“×你个娘的，想挨揍咋的？”他不召即来，来之能战，有时候就让肖英很尴尬。后来她跟刘玉霄结婚的时候，那个兔唇儿竟然趁人多混乱之际，踢了刘玉霄一脚，很尽责的。

肖英在婆家门子上当乡长，麻烦无穷。钓鱼台人仿佛谁都跟她有点直接或间接的亲戚，这个叫嫂子，那个叫婶子，还有叫奶奶的。煤不好买，托她买煤，优良品种不好换，托她换种子，连看病也要她先给医生打个招呼。还有许多托刘玉贞求她办什么的，刘玉贞也大包大揽：“行，我给他妗子说一声。”

肖英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她知道她这乡长是怎么当上的。她在整个下乡期间，比起她那些去北大荒去大西北的同学来几乎一点苦没吃，一点罪没受。她当民办教师，庄上的人还觉得屈了她，一有指标就推荐她上了省委党校。她毕业回来，先是当了几天公社团委书记，机构一改革，一讲究文凭，讲究女同志占一定比例，这个乡长就连她

自己也想不到的当上了。她像欠了钓鱼台人永远无法还清的宿债，拼着命地忙这忙那，东跑西颠。这里联系煤，那里换种子，操着故意向沂蒙山味儿靠拢的普通话，拉着地道的庄户呱儿：“我说狗剩家的呀，你这个绝育手术还得做来，不做不沾弦啊。”

而庄上的人谁都告诫肖英，千万别忘了你大姐呀！是她把玉霄拉扯大的呀。曹文慧也不止一次地这么说。刘玉贞呢，也喜欢在肖英面前讲她当年抚养弟弟的功劳：“你不知道咱们爹妈去世的时候他才多大点儿呀！别人他还不找，白黑的就拽着我，我背他背得手指头上都磨出了茧子。”她这么唠叨的时候，她丈夫徐福就在旁边儿“嗯、嗯”着，就像他当时在场似的，肖英越发觉得欠了她什么，尽力替丈夫报答她。徐福说，他庄上的徐彦别看在外边儿当公安局长，每年都回来给他嫂子做生日呢！老嫂比母嘛，嗯。肖英就也给刘玉贞做生日。刘玉贞说，谁谁谁家的孩子当了农民合同工呢，肖英就走后门儿给她的孩子去联系……

肖英对丈夫小时候的事就比刘玉霄自己还清楚。

还在曹文慧发酒疯的那次不久，文慧就问玉贞：“哎，你干吗还不找主儿？”

“等弟弟稍大点儿的时候，跟你一块儿！”

“傻妮子，跟我一块儿干什么？有合适的赶快找一个，你要照顾小霄，不会在本村找？”

“本村都是庄亲，我的辈分又高，没合适的！”

“那就在外村找一个，把他招赘到钓鱼台来就是了。”

其实玉贞父母在世的时候，早给她定了一门儿娃娃亲，她没敢告诉曹文慧，怕她笑话自己觉悟低没水平。她是这样想的，娃娃亲有点封建不假，但那是父母给定下的。父母在世可以耍耍小脾气不啰嗦儿了，父母去世了就不能不啰嗦儿。后来初级社合并成高级社的时候，她就辞去社长的职务，跟那个娃娃亲的对象结了婚，嫁到离钓鱼台八里地的一个小山庄去了。待她那个额头上永远贴着狗皮膏药永远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痒的婆婆去世之后，她就将家又搬回了钓鱼台。

在这之前和之后，刘玉贞有许多脱产转干的机会，就在曹文慧调走的时候，她还动员玉贞接替她的职务来着，但都被玉贞拒绝了，理由还是她弟弟：既不能把弟弟留在家里，也不能带着弟弟东跑西颠，只能她自己在家里。

刘玉贞的丈夫徐福也当过兵，性子很慢，很有礼貌，很会过日

子。刘玉贞还没搬回钓鱼台的时候，玉霄曾去过那个小山庄一次。徐家是个大家族，徐福提到的那个徐彦是他本家的一个哥哥，他当时在部队当营长，回来办老婆随军，他那七八个兄弟包括徐福在内就在一起研究怎么跟徐彦要钱怎么分他那些搬不走的東西。最后整得徐彦从他舅子那里借了路费走了。临走两口子大哭一场，发狠再也不回来了。肖英有一次跟玉霄说起徐福说的徐彦每年都回来给他嫂子过生日的话，玉霄就笑了笑没吭声。

徐福跟玉贞来到钓鱼台，本事施展不开。钓鱼台的人先前对他们的老社长是何等敬重，如今见她嫁给了这么个畏畏缩缩的人就觉得有点小失望。队上分东西，村里开会，就只点刘玉贞的名而不点他。他肯定就觉得压抑，整天沉默寡言。玉霄放学之后要跟伙伴儿们一块儿去拾柴火，他不让去，玉贞说：“他愿意去就让他去呗！”他就说：“这可是你让他去的呀！”

玉霄的性格开始孤僻起来。从前姐姐没出嫁的时候自由自在，现在在自己的家里却还要时时小心着，觉得很别扭。他偷偷掉了好几回眼泪。有一回掉眼泪的时候让玉贞看见了，玉贞就抱着他一起哭，完了，她对玉霄说是：“好好上学啊，要不……”

这话她经常说，玉霄从小就记得很牢。他不知道姐姐的潜台词是什么，猜不出“要不”就会怎么样。但却使他感到了某种压力，他学习很刻苦，成绩很好。

往后她有了孩子，留起了髻子，穿着带大襟儿的褂子，盘着腿儿吱扭吱扭地纺线穗子，眼里终年布满了血丝，她后背的脖颈处经常湿漉漉的，干了的时候就好像撒了一层盐粒子。

她拼命让玉霄上学，她自己的孩子却没有一个能上得了学。她的孩子一个个的都挺懂事。玉霄上初中的时候，每当星期天回家，玉贞总要给他做点好吃的，只做一点儿，刚够他一个人吃。孩子们在旁边儿眼巴巴地望着，玉霄让他们一块儿吃，他的大外甥说：“你吃吧，舅，你在外边儿上学怪累！”孩子刚八岁，说话跟大人样的，他的鼻子就有点酸。有一回八岁的外甥去河里捉了几条小鱼，拿回来要给他舅吃，回来见玉霄上学走了，孩子哭了。

玉贞孩子生得挺多。当玉霄高中毕业因为赶上“文革”没能考大学而去北京当了兵的时候，她的第六个孩子也降生了。

玉霄离家之前，玉贞给了他一只生了锈的口琴和一个几年前的旧

信封，说是：“小时候，你可记得咱这儿有个女乡长，姓曹？”

“隐隐约约的好像有点印象！”

“这个口琴就是她留给你的，信封是肖英上回来串联回去之后写来的，不知道她家搬没搬，正好你也到北京当兵，抽空儿去打听打听，你小时候她对你特别好，别忘了人家！”完了就哭了：“这些年你受委屈了，没照顾好你！”

玉霄也哭了：“是我拖累你了。”

肖英后来告诉刘玉霄，她第一次来钓鱼台串联的时候，玉贞大姐就给她灌了不少关于他的事了。她还知道玉霄这名字由“如肖”演绎而来，是她母亲给起的呢！所以当刘玉霄和肖英在北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都觉得彼此早就熟悉了似的，涌起了一种青梅竹马般的感情。

一切都按着曹文慧和刘玉贞当初的约定在悄悄地进展。虽说两个年轻人都还蒙在鼓里，却又进展得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

那个旧信封上的地址是肖一雄所在的某军事院校的家属院儿，而要去那个家属院儿，须穿过半个校园。不想当刘玉霄按着信封上的地址找了去的时候，就让那个文文绉绉很有风度的肖一雄万分尴尬。

时值早春二月，清冷的校园里到处都贴着写了“深入斗批改，迎接九大召开”之类的各色标语。路旁的残枝败叶之间，有那么十来个穿着军装但没戴领章帽徽的中年人在撅着屁股弯着腰的一动不动，他们还在小声地对话呢，这个说：“坚持数年，必有好处！”那个说：“小型的批斗会弯上它四十分钟差不多就可以撑下来！”而附近并没有什么人看着他们。刘玉霄就意识到他们是在自觉地练，好准备着挨批斗。军事院校是允许开展“四大”的单位，兴这玩意儿。

刘玉霄在一个撅着屁股的人的旁边儿站了一会儿，想跟他问问路。那人从两腿之间发现了他，问道：“你、你找谁？”但身子并没抬起来，仍那么弯着。

“肖一雄同、同志在哪里住？”

“找他有什么事儿？”

“看看他，我是从沂蒙山区来当兵的，他爱人曾在我们那里工作过！”

那人忽地抬起了身子，但没站稳，马上就喝醉了酒似的摇晃起来。刘玉霄赶忙将他扶住了。他的脸呈绛紫色，许是弯腰时间长了，让血给充的。待他的脸色稍稍恢复正常，他拍一下胸口说是：“起猛